

【近世史坛】

江桥抗战史料辨误

张 泓 王丽香

(辽宁社会科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1)

〔关键词〕史料辨误;江桥抗战;马占山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期间,不顾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很多,然舛误亦不少。对诸史料所记江桥抗战之作战时间、地点、兵力投入等谬误之处进行辨正,有助于东北抗战史研究的深入。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3-0132-04

近些年来,对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黑龙江省发动的嫩江桥抗战的这一历史事件,已有大量研究著作问世。这些研究大多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江桥抗战之经过,运用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但仔细审阅其中一些反映江桥抗战的著作,也发现不少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使用史料不够准确,比如江桥抗战前后及交战过程中的时间、地点、兵力、死伤人数,等等,不同的著作,所记往往不一致。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做些考辨。

一、对江桥战役日军兵力投入的考辨

11 月 3 日日军的兵力投入。尹秀峰在《江桥抗战日记》中称:“3 日夜日军用探照灯向我阵地照射,炮击大兴阵地,彻夜向南岸增兵。”至于增兵多少没有记载,对 3 日白天的情况也没提到。《九一八后国难痛史》及谢珂的回忆是一致的:“日军铁甲车二辆,士兵三十余名,飞机五架,午后十时日军百余名渡江。”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

〔收稿日期〕2000-08-20

〔作者简介〕张泓(1951-),女,河北阜平人,馆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王丽香(1963-),女,辽宁营口人,馆员,主要从事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则记载说：“3日早一时，日军一部越江桥向我阵地射击，掷炸弹（“日军一部”到底是多少人没说清楚）。午十一时，日军以铁甲车载兵一千三百余，并有飞机七架，张海鹏部七千余名协同前进。”对于11月3日的战斗，各种史料记载都较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军早已开始做战斗准备，3日双方开始接触，出动30余名士兵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是以武力掩护修理江桥，30人也不大可信。况且日人所著《满洲事变》即称，日军限期11月3日前修好江桥之事纯粹是借口，是想找机会进入黑龙江省内。因此可以认为，3日日军出动兵力1000余人较为合理。

11月4日日军投入的兵力。《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说：“4日日军三百余名乘拂晓大雾之际，突向我军猛烈攻击。我军与之周旋。并来日机五架，向我军投掷炸弹六枚，伤兵数名，将大兴车站炸毁。我军忍无可忍，不得已出以正当自卫。是日下午六时，日军复以炮火掩护日兵四千人渡江，并以山炮数十门，飞机七架，铁甲车四列，进抵大兴站向我军施猛烈攻击，我军官兵拼死抵抗。”〔1〕《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则记载：“四日拂晓，大雾弥漫，十步外不辨黑白，日军乘双方讲话之际，利用天候之阴暗，以步兵约六七百名突然向我军猛烈攻击，嗣又用飞机五架投掷炸弹，炮兵亦开始轰击……午后五时，复以两团之兵力掩护逆军过江，继续攻击，我军奋勇抵抗，敌我伤亡均重。”〔2〕尹秀峰《江桥抗战日记》记载：“拂晓敌小部队袭我左翼步哨线，乘机将陈家窝铺一组三哨兵捕去，大部队旋即前进……战至七时左右，战事异常激烈……午后三时许，敌又向我进攻，以步兵五百余，附以野炮，执太阳旗，密集向大兴站四五里我阵地左翼进攻，牵制我侧防。其大部分密集向我大兴主阵地

猛攻……我军严守命令不空发一弹……敌虽附有飞机10余架，大炮40余门，铁甲车3列，均无所施其技，即向江桥溃退。”〔3〕《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有如下记载：“四日拂晓，日军一个大队，渡河向我左翼进攻，经我军迎头痛击惨败后退回南岸，午后三时敌十六联队长滨本大佐率步兵三大队及南满铁道守备队并附属炮兵，共约六千余人，复向我进攻，经我军痛击血战至午后八时，敌伤亡甚重，退回南岸。”〔4〕以上诸书所记是日日军投入兵力数不一。实际情况是，4日日军投入的兵力为多门第二师团之步兵十六联队三个大队，及南满铁道独立守备队，重炮兵一个大队，空军和工兵等共约6000余人，出动飞机七架，铁甲车四辆，大炮40余门。

11月5日日军投入的兵力。《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称：“十一月五日晨五时，日军步炮兵七百，铁甲车一列，保护满铁路工三百余人开进洮昂路，强筑江桥。”〔5〕尹秀峰《江桥抗战日记》记载：“拂晓3时，敌又增加生力军，共约八千余，向我江岸猛攻。并有炮百余门，飞机20余架，空中大量投弹，陆地猛烈火力，齐向我阵地制压，掩护渡江。”〔6〕所携武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记载：“直至5日晓，日军复以野炮廿余门，飞机八架加入战斗，再接再厉步步进逼……日军因取攻势，死伤极众，复增日兵千余名。”日军连日进攻，未稍得利，士兵死伤累累，始知我军不可轻视，于是变换阵容，“尽驱张海鹏部约两千余名为前锋，并架机枪严加督视……下午三时又复来攻，日军自为中路，兵力约三团以上，附唐（坦）克车一辆、飞机六架，满载重量炸弹，陆空交攻，我军百勇抵御。正酣战间，日军复来飞机十余架齐在上空掷弹、威胁。”〔7〕笔者认为，5日这天，日军参战的兵力应在1万余人。《通电宣告江桥抗战开

始及经过情形文》(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日)即记载:“五日敌增援万余攻击,双方火并战至六日午后六时。”另据日人关宽治、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也记载说,先期到达前线的石参谋直接要求关东军司令部派兵增援,面对这一情况,5日上午关东军下达命令,将大约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三个中队的炮兵火速派往江桥。就是说,5日这天,日军往江桥增援了大批部队,参战兵力应有1万余人。此役日军从中路进攻,张海鹏伪军从左右两路强渡嫩江。

二、对江桥抗战过程与战况的考辨

11月3日之战。江桥抗战始于11月3日,但对3日的战斗过程及战况,诸史料记载亦各不相同。《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所记3日战斗极为简略:“本日夜日军用探照灯向我阵地照射,炮击大兴站阵地,我无损失。敌澈(彻)夜向南岸增兵。”〔8〕而《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较详细:“三日上午十一时,日军开到江桥甲车二列,日兵三十余名,满铁工人百余名,飞机五架,实行武力掩护修理江桥。我军为免除与日军冲突,即将江桥少数驻军撤退至十五华里之大兴站本队驻在地方。日军于我军撤退之时,竟用飞机投掷炸弹,伤我士兵九名。午后十时许,日兵百余名渡过江桥,至我军前方地带,向我军施行猛烈射击,并投掷炸弹数枚,伤我兵七名。”〔9〕马占山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却这样反映3日的战斗:“日军于江(三日)晨一时,人数未详,越过江桥,至我前哨阵地发射,并掷炸弹数枚,因我方并未还击,遂退回桥而去。又上午十一时与下午二时许,日飞机两次向我阵地,盘绕侦察,旋即飞去,均未掷弹。”〔10〕实际上,上述史料所记是两个阵地上的战况。江桥分为三道防线:江桥正面为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

线就是大兴站阵地,第三道防线是三间房阵地。3日发生的日军炮击、轰炸,先是在江桥阵地,后是对大兴站阵地。

11月4日之战。《九一八国难痛史》记载:“四日早五时,日军林少佐,率同日本领事馆书记一名(早崎),向我军步兵第三旅石参谋长兰斌要求至大兴车站我省驻军防地,向我军讲话,石参谋长允可,于八时十分由江桥到达哈尔葛。林少佐亦往向已过桥之日兵讲话,彼此训告士兵严守军纪……正交涉间,日兵向我防地逼进,捕去我士兵三名,虽经石参谋长再三据理交涉,结果遭日军杀戮。四日日军三百余名乘拂晓大雾之际,突向我军猛烈攻击。”〔11〕而《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的记载却与之不同:“拂晓敌小部队,袭入我左翼步哨线,乘机将陈家窝铺一组三人哨兵捕去,大部队旋即前进,将军用电话令卫队团长徐宝珍,步二旅吴德林团长云:务要保持镇静,诱敌前进,候敌到百米极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之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12〕对4日战斗之经过,尹秀峰日记记载比较详尽,但所记载的“敌人”究竟是张海鹏伪军还是日军没有说明。不过日记中还有如下记载:“血战至午后8时,江北岸已无敌踪,惟见血肉模糊,遗尸四百余具,遗弃武器,几无隙地。”〔13〕实际上,4日的战斗,上午在桥梁正面是由张海鹏伪军发动的进攻,下午3时则是日军嫩江支队在江桥左翼发动的进攻。日记所载遗尸400余具,显然是指日军尸体。

11月5—6日之战。11月5日的战斗日军采用新招法,尽驱张海鹏军为先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记述说:“日军因取攻势,死伤极众,复增日兵千余名……日军以连日进攻未稍得利,而士兵死伤累累,始知我军不可轻。敌乃变更阵容,尽驱张海鹏部约两千名

为前锋,并加机枪严加督视,而谓之曰务前进莫后顾。”〔14〕其伤亡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记述说:“是夕我军阵亡二百六十二人,伤者百四十三名,约毙敌五百余名。”〔15〕《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则记载此日战斗:“拂晓三时敌又增加生力军,共约八千余,向我江岸猛攻……经我江岸军队猛烈抵抗,敌半渡落水淹死者甚众……战斗结果查检敌遗尸七百余具。”〔16〕然究竟日、伪军伤亡多少,已无从查核。11月6日的战斗又有新变化,日军自为前队,张海鹏军为后应,大举进攻。史料记载敌我双方死、伤人数不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记载说:“是役该敌伤亡约二千余名;我军伤亡士兵一千七百六十二名。”〔17〕《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记载说:“此役计毙敌六七百人,我亦损失奇重。”〔18〕谢珂在回忆中也说:“这是日寇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我军伤亡约六百余名。”〔19〕《马占山将军抗日战》则记载:“……日军人数激增,并连合匪军,利用新

式武器,向我猛烈攻击。飞机七架,到处抛掷炸弹。炮二十余门,轰击尤烈。我军受敌压迫极重,死伤七八百人。”〔20〕6日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损失严重,但对于死伤人数,许多日文资料也没有确切记载。至于战斗经过,因各自所记角度、动机不同,再加上史料作者接触第一手材料的程度、条件、途径也各不一样,随意夸大、缩小伤亡数字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所以,史学研究者著书时引用这方面史料应特别慎重。

〔参考文献〕

〔1〕〔5〕〔9〕〔11〕九一八后国难痛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126,127,126,126.

〔2〕〔7〕〔14〕〔15〕〔17〕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Z〕. 北京:中华书局,1988. 224,224,224,225,227.

〔3〕〔4〕〔8〕〔12〕〔16〕〔18〕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Z〕. 50~51,5,50,50~51,54~55,56.

〔6〕〔13〕马占山将军〔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47,46.

〔10〕〔20〕马占山将军抗日战〔M〕. 中北印书局,1934年. 20,27.

〔19〕文史资料〔Z〕. 38.

【责任编辑:文 质】